

第十一届“春华杯”征文大赛文学创作类二等奖

我与弟弟

何一鸣

(化工学院过程装备与控制工程专业 2010 级)

其实我有一个双胞胎弟弟。

我曾无数次在和他人闲聊时无意间提到这一点，在我看来就像是早饭吃了个包子般普通平淡的事情，通过声波传到别人耳朵里，就化为了目瞪口呆的表情和“哇哇哇”的惊叹声，紧接着是一连串人口普查式的刨根问底。起先我对此颇为得意，炫耀似的一点一点把弟弟描摹出来，绘声绘色手舞足蹈。可是随着惊讶的人越来越多，没耐心的我回答得也越来越敷衍。最后索性建了个相册传到网上，把我和弟弟一张珍贵的合影小心翼翼地放入其中，相册的名字就是文章开头的那句话。

照片的背景是我家，我和弟弟端坐在沙发上。我腰杆挺直，弟弟背微鞠着，一只手搭在我肩上。它拍摄于我出发去天津上大学的前一天晚上，算起来，我俩真的有好几年没有一起合过影了。为了说服弟弟和我一起照张相，妈妈可费了好大的劲。

我叫何一鸣，我弟弟叫何一飞。我们是双胞胎，我比他提前五分钟来到了这个世界，于是捡了个便宜当了哥哥——可是他从来不当面叫我哥！若有人询问我弟弟叫啥，我一般会一脸奸诈地反问道：“你猜。”然后在一片“何二鸣”、“何惊人”之类乱七八糟的回答中说出正确答案：“我弟弟叫何一

飞。”我看着对方迷茫的表情，给他们普及《史记》中“不飞则已，一飞冲天；一鸣则已，一鸣惊人”的典故。若碰到真能答对的，我会得意地告诉他：我爸爸要是知道了肯定很开心，他在我俩出生前就把这两个名字给定好了呢。

据说，全世界的家庭中，生双胞胎的概率只有 1/89。于是这八十九分之一的概率就这样幸运地降临到了我们头上。不过，虽然是双胞胎，我与弟弟长得却不怎么像。奶奶说，我和我爸爸小时候简直就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，而弟弟长得像妈妈。老师告诉我，这是因为我和弟弟是异卵双胞胎。我想，还好还好，我俩是异卵的，要是每天面对一个和自己长得完全相同的人，那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呀！

从我记事起，就有一个和我一样大的人与我住在一块儿，和我抢吃的，抢玩具，抢电视遥控器；长大后一起上学，一起回家；一同经历小考中考高考……在我生命的前 18 年，似乎每一分钟的记忆里，都能找到弟弟的影子。叔叔阿姨们都说爸妈有福气，生了两个儿子；同学们都羡慕我俩，拥有一个孪生的兄弟是一件很奢侈的事情。而那时的我，每当面对这样的言论，总会在心里暗暗咕嘟：你们呀，真的是太天真了……

我是哥哥，但我好像从来没有享受过当哥哥的待遇。在我刚一岁的时候，家里人手不够，照顾不了两个孩子，我于是被送到了乡下外婆家，度过了长达一年的时间。一年后回到家里，竟觉陌生，我好长一段时间不怎么说话，只是偶尔悄悄地与弟弟有几句短暂的交流。记得有一天，大人们都在忙，我和弟弟在一边玩儿，我鼓起勇气拉拉弟弟的衣角，央求他：“飞飞飞飞，闹奶奶要浆浆喝，好吗？”浆浆就是豆浆，初次尝到豆浆的滋味的我，嘴馋却不敢和家人闹，只好求弟

弟开口。这一幕恰好被奶奶看见，于是我就这样被全家取笑了好多年。

四岁的时候，我和弟弟上幼儿园了，我俩被分在了同一个班。作为双胞胎，我们在幼儿园关注度挺高，我和弟弟也还算争气，很惹老师们喜爱。

如果现在仔细看弟弟的额头，能看见正中央有一道长长的淡淡的疤，如今它已经淡得快要没有了痕迹，可每次回想起这条疤的产生，我们全家的心都要吊到嗓子眼。幼儿园的一天课间，我们兄弟俩和另一个男同学在走廊追打，那位同学在前面跑，看到男厕所立马转身藏了进去，弟弟在后面追，见势也跟着追了进去，可谁知他没刹住车，一头撞在了卫生间门边尖尖的转角上。弟弟用手捂住额头，慢慢转过身，我看见一股浓浓的鲜红的血从他指缝里流淌出来……我吓傻了，惊慌失措地跑进教室，结结巴巴地报告老师：“老师，何一飞的头，流，流血了……”弟弟捂着额头跟着我进来，漫不经心的老师抬头一看，顿时也被吓得六神无主，将教室的柜子翻个底朝天，拿出白色的毛巾给弟弟包住伤口，然后叫上另外两个老师，马上将弟弟送医院去了。

那天，我一个人在家里从傍晚守到天黑，守了好长时间，终于等到大人们陆陆续续从医院回来。我从爸爸口中得知，弟弟的额头被缝了整整十针。当我知道“缝针”就是用针线把裂开的皮肉缝在一起时，我倒吸了一口凉气。

弟弟回来，大半个额头被白色的纱布包着。我问他，缝针的感觉怎么样，疼不疼。弟弟眼珠子转了一圈，回答我：“不太疼，我就听到好像剪手指甲的声音，然后感觉就和被蚂蚁咬了一样，哈哈。”

我觉得弟弟好勇敢。

弟弟受伤了，家里人格外照顾他。有好吃的先让给他吃，有好玩的先让给他玩。每当我一抗议，妈妈会说：弟弟的伤还没好呢，你是哥哥，要让着弟弟。我有点委屈，却又只好作罢。时间一长，有一些东西悄悄地发生了变化。我的退让仿佛成了天经地义，弟弟的要求也变得理所当然。我看着的电视节目被换台了，不能说，因为我要让着弟弟；分的酸奶被多拿走了几瓶，不能要回来，因为我要让着弟弟；被弟弟欺负了，不能告状，因为我要让着弟弟……当这一切慢慢变得越来越合情合理，我长达八年的“压迫史”正式拉开序幕。

新千年到来前的最后一个秋天，我和弟弟成为了两名虎头虎脑的小学生。妈妈认识我们小学教务处的老师，叮嘱她把我和弟弟分到同一个班——九龙小学一年级1班。我和弟弟继续保持着如幼儿园时的良好表现，很快全年级都知道，1班有对很厉害的双胞胎兄弟。我们帮着老师出版报，收发作业，维持班上秩序，还在学校举办的手抄报大赛中，凭借兄弟俩共同完成的《小主人报》赢得了全年级第一名。弟弟脑子很好使，但是很调皮，经常故意扰乱课堂气氛，老师对他“又爱又恨”；我没他聪明，却挺老实，总是踏踏实实做好自己的事情。

印象最深的是那次全年级的口算比赛，弟弟赢得扬眉吐气，我却落了个一败涂地。

我和弟弟在得知要举行口算比赛的消息后便开始准备，每天要求爸爸妈妈给我们出题，我俩一起比答题速度和正确率。每次练习，弟弟都能赢我，我很不服气，却总比不过他。

很快初赛就要开始了，老师挑了几个成绩比较好的同学到办公室进行选拔，弟弟很轻松地以第一名入围，我那天却

不知道犯了啥迷糊，意外地考了个倒数，连决赛资格都没捞着！弟弟和其他入围的同学去赛场一决高下，我留在教室里，看着窗外，心里酸酸的。当最终成绩揭晓后，我看见光荣榜上“何一飞”三个字赫然出现在一等奖的第一位，还听说他足足领先了第二名好几十道题。我终于忍不住，从学校一边痛哭一边飞奔回家，躲到房间独自伤心不肯出去。弟弟昂首挺胸抱着奖状回来，大人们得知消息，一边夸弟弟能干，一边安慰我别哭没关系。我见状，心里更不是滋味，“哇”的一声哭得更响了……

我和弟弟之间有过互相竞争，有过共同合作，但回想起来，更多的时候，我们是在一起吵架。不夸张地说，我俩是从小一直吵到大的。三天一小吵，十天一大吵，直到我们都上了高中，情况才有所缓和。吵架的原因逃不过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，可是吵架的结果，十次有九次都是我输。当我们冷战的时候，我们互相不搭理，然后我会发现，我的东西突然就悄悄不见，日记本里的内容被篡改掉，我在学校做的“坏事”都被妈妈知道……终于忍不住动手，我因为害怕把弟弟打伤被家人骂，总是不敢下手太重；可弟弟却毫无顾忌，抡起拳头使劲往我头上身上招呼——所以每次打架弟弟总是安然无恙，我却全身青一块紫一块……

随着2004年秋天的到来，我和弟弟上初中了。我异常坚定地向妈妈提要求：我不要和何一飞同一个班！那时的我觉得受够了弟弟的欺压，所以我要不顾一切地逃出他的视线——哪怕只是隔着一堵墙的距离。终于，我被分到了4班，弟弟在3班。开学的第一天，我坐在教室环顾四周，没有找到那张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脸，心里突然有一点点不习惯，可一想到我从此就真正的“解脱”了，那一点点的不习惯马上

又被满满的欣慰和满足感淹没得无影无踪。

初中的三年是一个分水岭。

我以全县第二名的成绩考入我们初中，顺利地在上当了班长，继续像以前那样埋头苦干，是老师眼里标准的好学生。弟弟的教室在我隔壁，他和班上几个贪玩的孩子成了朋友，天天和他们混在一起，弟弟开始上课不认真听讲，作业不按时完成，成绩也一点一点下滑……我和他之前，慢慢地拉开了距离。

家里买了新电脑。我和弟弟贪婪地在未知的网络世界里汲取新鲜的养分。记不清有多少个夜晚，我们俩一个人坐在电脑前面操纵着这台神奇的家伙，另一个人搬来小凳子杵在旁边盯着屏幕一动不动。我们一起看电影，一起玩游戏，时而捧腹爆笑，时而又为抢夺电脑的控制权大打出手……当时的我们迷上了同一款游戏，我们操纵着各自创造的角色打怪升级，完成五花八门的的游戏任务。每当我的级数超过弟弟，他总是要想方设法挤出时间悄悄地把他的级数升上去……初一下学期期末，妈妈出差，她把电脑房的房门一锁，叮嘱我们好好复习。我和弟弟却用事先偷偷配好的钥匙，打开电脑所在的房间，趁着那几天玩得天昏地暗。那是我们兄弟俩第一次合伙瞒着父母“做坏事”吧，我们彼此心照不宣，无奈最终还是被明察秋毫的妈妈发现，东窗事发被骂不说，期末成绩也因此受到影响。第一次“国共合作”只好以失败草草收场。

上初二的时候，我们搬了新家。我和弟弟一人分到了一个房间。爸爸让弟弟先选，弟弟出乎意料地放弃了最宽敞明亮的那间，住进了里侧的那个小间。“正合我意啊！”我见状，心里乐开了花。事后我向弟弟询问原因，弟弟指着房间窗

户外的龙泉山，对我说：“你看你看，山上那些白色的点，那是别人的坟，啊呀，这多可怕，我才不敢一个人睡这个房间呢……”哈哈，这个成天欺负哥哥、争强好胜的弟弟，原来是个胆小鬼！

时针拨转到2007年的夏天。中考最后一道交卷铃声的响起，标志着初中三年的悄然而逝。我很轻松地考上了我们县重点高中的集训班，弟弟却为一个录取名额费了好大一番劲。集训班的学生被要求暑假就提前开始高中的学习，于是在那个夏天，弟弟在家里睡懒觉吹空调上网，我却每天朝六晚九早出晚归，比他提前两个月成为了一名高中生。

时间是拧开就合不上的水龙头，哗啦啦流逝，两条原本重合在一起的小溪，这时却张开角度，向两个不同的方向开始偏离，只是谁也不能再回头。

我依旧当班长，在这个牛人众多的班级里默默地加快做题速度。弟弟的教室和我隔得很远，我不知道他在上什么课，不知道他在做些什么，我们不再一起上学一起回家，他有了他的小圈子，我也有了我的新朋友。我们开始穿不同的衣服，听不一样的音乐，看不同的电视节目……慢慢地，我们吵架的次数越来越少，可沉默的时间却越来越多了。高一下学期文理分科，他选了文科，我选了理科。

弟弟愈发地不爱学习。他的脾气变得暴躁，数学和英语怎么也学不进去。妈妈对我说：“鸣，你是哥哥，要多帮助弟弟。”我满口答应，转身却又沉浸在自己的题海里了。那时的我在想，学习要靠自觉，弟弟每天晚上回来就把自己锁在房间里，要是真有问题他早就来问我了，既然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，我自然是帮不了他。直到考试临近，我才叮嘱他几句要好好复习，他总是打个哈哈就敷衍过去，一来二

去，我仅有的耐心也消失殆尽了。

家里人从来不拿我和弟弟比较，但是妈妈不止一次背着弟弟说，要是弟弟有我一半听话，她就不会这么累了。妈妈很唠叨，经常因为这样那样的小事和弟弟引发“家庭战争”。到了高三，弟弟和妈妈之间的矛盾趋于白热，我在他们吵架拌嘴的声音中度过了高中的最后一年。我是一个旁观者，每每这个时候，我总是不说一句话，仿佛这一切都与我无关。

2010年的6月7日和8日，我和弟弟踏上了高考的战场。三周后，出成绩，报志愿。7月，我收到了天津大学寄来的录取通知书；可弟弟却落榜了，准备再战一年。那个暑假，我为即将成为一名大学生而兴奋不已，每次聊到大学的话题，弟弟都格外沉默。

我终于要第一次出远门独自生活，去到那个离家两千公里的城市，远离爸爸妈妈爷爷奶奶，远离这个和我一起生活了18年的兄弟。出发前一天的晚上，我和妈妈收拾好行李，全家人坐在客厅，和我度过最后一个在家的夜晚。妈妈拿出相机，对我俩说：“鸣，飞，你们好多年没有一起照过相了吧，现在照一张呗。”是啊，印象中我和弟弟的合影都停留在我俩还是胖嘟嘟的小孩子的时候。我欣然答应，可是令人不解的是，弟弟却扭扭捏捏的，始终不想和我坐一块儿。妈妈都快发怒了：“你哥明天就要走了，你大半年都见不到他了，现在和他照一张相怎么还要闹情绪？！”全家人好说歹说，弟弟终于勉强答应，坐在了我旁边。我们俩都有些拘束，仿佛两人很久都没有靠得这么近过了。妈妈端着相机蹲在前面，说，你们再靠近一点，表情自然一点嘛，对，笑一个。弟弟主动挪了挪位置靠近了我，然后就把他的手从后面伸过去，放在了我的肩上。“一，二，三——茄子！”

照片洗出来，我俩都笑了。我仔细观察过，除了发型，我和弟弟还是……嗯，有点像的嘛。

我开始了我全新的大学生活，弟弟留在高中复读，准备来年再战。我每个星期给家里打电话，问候爷爷奶奶的健康，向妈妈汇报学校发生的各种事情。可是每次让弟弟接电话，我总是不知道要说些什么，憋了半天，憋出一句：好好学习，不要偷懒，数学和英语很重要，还有，少惹妈妈生气……

第二年六月，弟弟第二次参加高考。成绩出来，依旧不理想，最终被本省的一所专科学校录取。

妈妈说：终于把你俩都送出去了，可以过一阵子清闲日子了。弟弟在一旁撇撇嘴：我还清闲了呢，再也不用听你唠唠叨叨。妈妈笑了，我也笑了。

我最近一次见到弟弟，是在今年国庆的北京。他向妈妈要了钱，趁这八天长假来北京体验首都的繁华。来之前，弟弟反复和我确认我哪天有空，向我打听北京好玩的地方，还说要来天津看看我的学校。临走前，我发现弟弟的QQ签名变了。

“我来看你。”

我在国庆长假的第三天坐着慢吞吞的火车从天津晃到北京，和弟弟打了好几个电话，在偌大的北京城寻找彼此的坐标，终于，我们在后海公园的烟袋斜巷相遇。弟弟变瘦了，眼神中透露着些许疲惫。“好久不见！”我很开心地和他打招呼。

弟弟看见我，眼睛突然有了光彩，脸上的倦意一扫而空，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，露出了久违的，我熟悉的，灿烂的微笑。